

維·拉齊斯著

張草絢譯

狂風暴雨

第三部

狂 風 暴 雨

[苏] 維·拉齐斯著

張 草 紉 譯

第 三 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В. ЛАЦИС
БУРЯ часть 3

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7 年版本译出

狂 风 暴 雨

第 三 部

原 著 者 [苏] 維·拉 齐 斯
翻 译 者 张 草 叙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850×1156 毫米 1/32 印张：13 1/4 字数：290,000

1962 年 11 月第 1 版

196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8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20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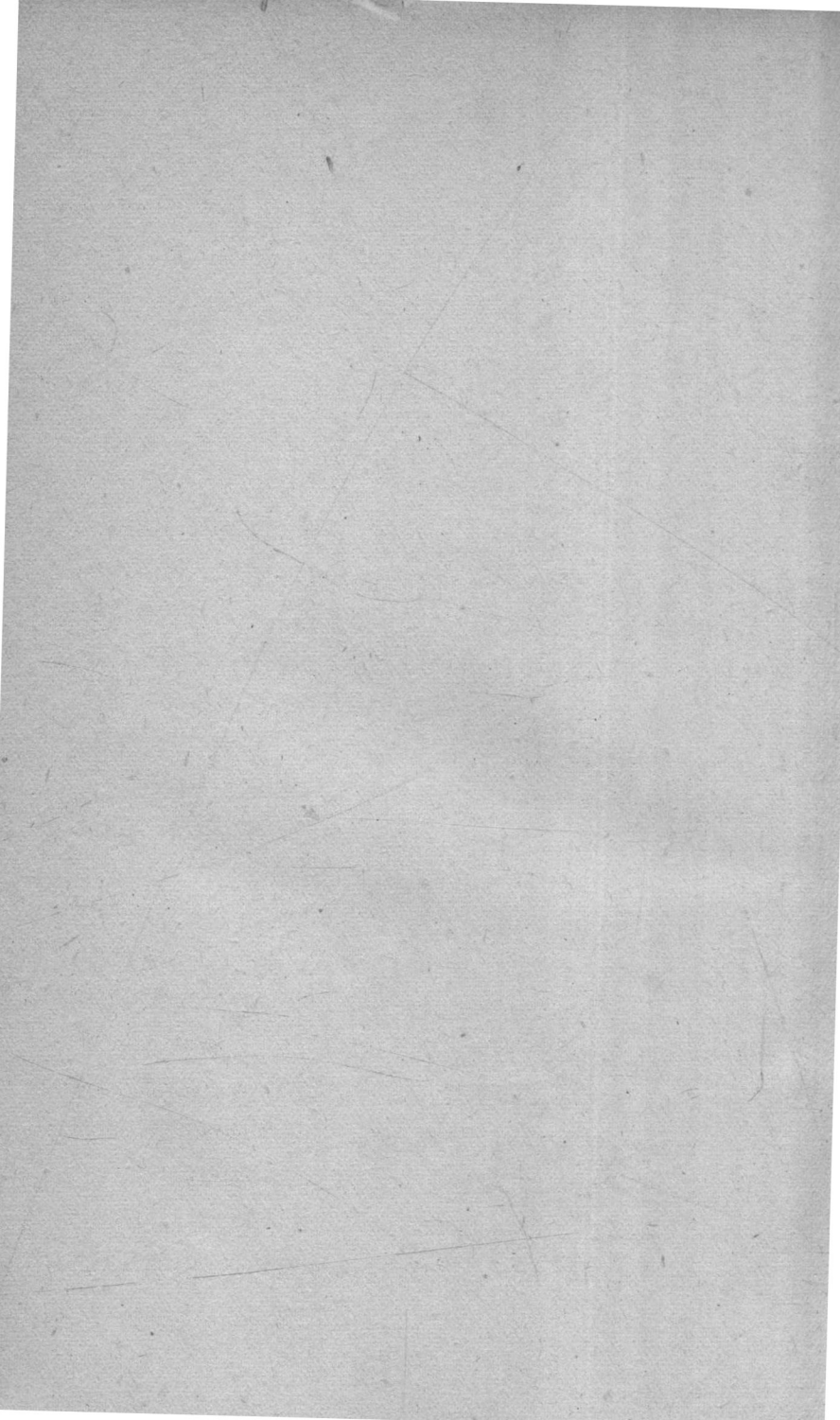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(八) 1.25 元

目 次

第五卷 1

第六卷 213

第五卷



第一章

1

瑪拉·帕武兰从剧院里步行回家。电車仍未通行，沒有电，路軌也损坏了。风吹刮着沿街的黄叶和紙片，卷起一团团还未被秋雨冲洗掉的尘埃。四周一切都弄得肮脏不堪。断电綫从电杆木上挂下来，拖到人行道上，挡住道路，来往的人必須低低地弯下身子，从下面走过去。扫街的已經清除了几堆破碎的窗玻璃，从张着大口的窗框可以一直看到被搶劫一空的商店的内部：搁板上面空无所有，希特勒匪帮貼在牆上的标語已被撕去，只留下一些碎紙片。在一个窗子里还能看到一份日历；风猛烈地吹刮着沿面的一頁，这一頁的日子是十月八日。

这几天的里加是阴沉的，寒冷的，沒有灯光和水。希特勒匪帮破坏了这个城市的水道，把发电站炸成一堆瓦砾。在为数不多的自流井旁边从早到夜排着长长的队伍。而长夜漫漫的、伴随着严寒和冰雪的冬天眼看着就要到来了。

瑪拉身上虽然穿得很暖和，但一想到这里，也不禁打了个寒噤。在不生火的戏院里挨了一整天冻，她现在梦想着樅树的劈柴燃烧时发出的愉快的爆裂声，水壶里煮沸的水发出的悦耳的咕嘟声。“现在要是能够在放滿热水的浴盆里躺一会，然后钻进被窝，拿一本书看看，該是多么好啊！什么时候才能过这样的日

子呢？”

她回到家里，天已經完全黑了。她点亮了父亲保藏着的一盞年深月久的煤油灯，又在炉灶上点了火。父亲难得在半夜以前回家：他們的工厂接下了紧急的水管定貨，正在加紧制造水管。

瑪拉在炉灶前面坐下来，望着炉內的火出神。房間里很靜，但是窗外老是传来街上永不停息的喧鬧声：汽車的喇叭声，机車在捷米坦車站发出的尖細的汽笛声；突然又响起一陣歌声——兵士們乘着卡車从这里駛过。

敲門的声音把瑪拉从沉思中喚醒了。她急忙站起来，走去開門。

“爸爸，是你嗎？”

“不，有客人来了，”一个男人的洪亮而愉快的声音回答。瑪拉一听到这个声音，仿佛整个世界頓時充滿了光明、温暖，而且还有一种比光明和温暖更加寶貴的东西。她的心跳得更快了，血液象一股热潮似的涌到脸上。她心急慌忙，笨手笨脚地旋轉着钥匙，怎样也开不开門。最后，用了多年的磨損的钥匙齿才对准了。

“进来吧，亲爱的。你今天来得正好！今儿晚上我一直在发愁和难过。大概你預先感觉到我在等你吧。”

茹布尔走进厨房。

他滿面笑容，亲热地望着瑪拉。瑪拉默默不語地扑到他身上，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情：他已經回来了，和她在一起了。他的大衣上发出一股寒气，他的手是湿的——大概外面又在下雨。

“你发什么愁，亲爱的？現在我們只該高兴——大家都回家了。”

“不錯，回家了……回到了寒冷的、破破落落的家里。每个角落都是黑漆漆的，叫你感觉到，仿佛后院还隐藏着敌人，在暗中窥伺我們。把大衣脫下吧，卡尔。你大概不是馬上就走，还要陪我坐一会儿吧？”

“今天夜里我沒有事儿。”

茹布尔脫去大衣，在炉灶前面蹲下，烘着冻僵的手。瑪拉忙着在桌子旁边张罗——放上碟子、茶杯，搬出面包和冷盘。但是她的眼睛并不望着这些东西，而是老盯着茹布尔。

“你說，你在发愁，”他停了一会說。“那末为了什么发愁呢，瑪拉？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屋子收拾一下，使它变得暖和起来，屋子里将不会有阴暗的角落，它里面将充滿快乐和光明。我們要一把好扫帚去打扫后院，把企图隐藏在那里的敌人全部肃清。然后在門上挂些花环，邀請朋友們来庆祝伟大的节日。相信我，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的。”

“我相信，卡尔……但是我們还得挨过这一个冬天，这将是一个艰苦的冬天。况且战争尚未結束。当我一听到利耶卢皮河对岸的炮声，我就觉得，这好象是在提醒我……”

她走到炉灶旁边，拿下水壶：水已經煮沸了。

“我不久以前到过尤格拉河对岸，在桥墩那边，”茹布尔仿佛自言自語地說。“那里现在怎样在进行工作啊！人們半个身体埋在污泥和水中，在挖掘破坏的水管。有的人一連三天沒有回家，你只要对他們說一声休息，他們就眼睛直瞪着你！……啊，这些里加的工人……那里有許多生产队，他們保証：水管里不流水决不回家。我在那里看见几个共青团員。他們从脚到头都湿透了，渾身是泥，然而工作却劲头十足！还唱着歌呢。我們的工兵也在那里帮助他們工作。”

“你看他們在大冷天以前能搞好嗎？”

“一定得搞好，要不然……要不然我們就很糟糕。电灯也会有。凱古姆发电站已經开始行动了。一有了水，德国人沒有来得及破坏的几个地方性的小发电站就能开工。我們要发八千瓩电。那时候一些最重要的工厂和主要的电車路綫就都能开始工作。还可以留出一点电供应剧院和电影院。这样，我又可以在舞台的美丽灯光下看瑪拉·帕武兰演出了。将来有一天，瑪拉，我們會怀着珍惜的心情来回忆那些最困难的日子——这些日子對我們將永远是寶貴的。我們是通过这些日子而走向胜利的。”

他們在桌子旁边坐下来。茶杯的声音在房間里悅耳地响着，仿佛是孩子的笑声。茹布尔和瑪拉伸手到桌子上拿东西的时候，他們的手經常碰在一起，而且每一次都迟迟不肯放开。外面有时传来重浊的响声，使窗子的玻璃顫动起来。离城不远的地方正在进行战斗，但是他們觉得，城市和前綫好象相距有数百公里，中間阻隔着任何敌人都飞越不过的高山峻岭。

他們還沒有喝完第一杯，帕武兰回来了。老头儿看见茹布尔，面露笑容，举起一双墨黑的脏手。

“您好，您好，前綫的战士。我不能和您握手，脏得很。也沒有地方好好地洗一下。你們那里的事情进行得怎样？不久就能把那些該死的家伙赶出庫尔泽姆吧？他們把善良的人們压迫够啦。”他不等回答，就帶着关怀的脸色轉向在炉灶旁边煮东西的瑪拉：“我只能耽擱半小时。女儿，倒一杯茶給我，再切一片面包。我稍微吃一点东西，就要回到厂里去。今天晚上我們要开夜工。”

“爸爸，你洗一洗手吧。你放心，我这里还有半桶水呢。”

“刚好够用到明天早上。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打水够費你時間

的。我的手反正过一小时又要弄脏。”

帕武兰在桌子旁边坐下来。他吃得很快，但仍旧是规规矩矩，并且津津有味地喝着热茶。他听着茹布尔讲话，眼睛却尽量不盯着他看。老头儿早已明白，这个沉着而严肃的人是女儿的什么人，他怕自己的注意会使客人和女儿感到拘束。因此他急于离开这里，甚至比容许留在家里的时间更要早些。

“车床全部挖出来了嗎？”瑪拉問，同时給父亲斟上第二杯茶。

“嗯，現在已經全部挖出来了，”帕武兰带着滿意的微笑回答。“让德国人在那边打开一箱箱的石头吧。我們工厂的院子里連一顆小石子都不剩下——全部运到那里去了。他們按照运貨单检收的时候，准会破口大罵。而我的那些鑄床可还不曾生鏽呢。现在只需用破布擦一下，安装起来，哪怕馬上开动——刨花立刻会飞出来！”

工厂里已經安装了几架机器；鉗工車間和鑄工車間回复了原来的面貌。

“今天夜里我們就要开工了。沒有我們，水管是装不好的。今天从区委来了一个人——总之是个党员。他說，如果在一星期以內不能給里加供应水，全市都将遭受很大的不幸。我們自己难道不明白嗎？我們答应在星期五傍晚完成定貨。”

“你們怎样开动車床呢？”茹布尔問。“沒有电啊。”

“我們用手搖。今天已經試过——还可以，能行的。虽然非常慢，但总能搞出一点来。他們答应在下星期給一点电力，这样我們就得劲了。啊，差一点儿忘了，今天扬·利耶亭到我們厂里来过，穿着笔挺的軍装，挂滿勳章。他跟所有的工人都讲了話，在洛連茨那里待了一会——洛連茨目前是我们的厂长。我們正

在安裝一架銑床，利耶亭一看見就忍不住了，馬上脫去鈕扣閃閃發光的制服，做了兩小時工。他自己也笑了：你們以為老廠長在前綫把自己的業務荒廢了嗎？他可不是個馬馬虎虎的人。”

帕武蘭吃完晚飯，站起來，拿了帽子預備走了，甚至烟都不抽。

“我該走了。我不在那里，他們不能開工的。”

“早上回來吃早飯嗎？”瑪拉問。

“連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女兒，說不定脫不開身。沒有人代替我在車床上工作，難道能教它停着嗎？水管上面急于要零件呢！”

但是瑪拉堅決地止住了他。她拿了一些早點，打成一個小包，灌了一小瓶甜茶。老头兒埋怨着耽誤了他的時間，把所有的東西很快地往口袋裡一塞，就走了。

“他這個樣子，你不是看見了嗎？”瑪拉說。“不過我對你說，你自己也並不比他好。叫我將來對你們兩人怎麼辦？”

“不過你也應當遷就一點，”茹布爾故意裝成認真的樣子說。

“為什麼要我一個人遷就你們？你們不是也可以遷就一點嗎？”

但是她的發亮的目光所表明的卻是另外一種感情：她對自己的不平常的際遇感到高興，對不可抑制的沸騰的生活感到高興。

那時候許多人說：“這件事是不会有結果的，這不是一個月的時間所能做好的，而他們竟想在幾天之內完成。”

這些懷疑派和聰明人也希望里加早些得到水，因為沒有水市內的生活馬上會變得不堪設想，但是他們對蘇維埃人的理解還很不够，他們的觀念還是建立在舊社會的規律和條件上的。

當然也有這樣的人，如果城市遭到災難，他們是非常稱心

的。他們对每一次耽誤，对每一次延迟都感到高兴，他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第一个寒潮的袭来，他們认为，这样就会使修复水管的人們的一切劳动全部白費。他們帶着幸灾乐祸的笑容观望着工人和工兵們忘我劳动，并且一刻不停地看着寒暑表上的刻度。早晨每一个水洼上面結的一层薄冰，都使他們欣喜若狂：严寒馬上就要来了，现在他們已經赶不及啦。

然而不仅是他們注意着寒暑表和水洼上面的薄冰。当看到严寒这个毫不通融的敌人已經迫近眉睫的时候，那些复兴城市的战士并不垂头丧气，并不承认自己失敗，而是更加狂热地工作。他們重新修訂了以前制定的进度表，他們又一次縮短了所有的期限，不管过去审定的和各方面通过的指标。所有創造新规律的人們——所有那些不知睡眠、不知休息、一連几天几夜不离开自己的車床和工作台的人們，所有那些計算、筹划和組織这次与時間、与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竞赛的人們，他們本身就是新的指标。

以前默默无聞的新的劳动英雄，在一天之內就聞名于全市和全国：无綫电中广播他們的事迹，報紙上登載他們的成就。那些默默无聞的普通人——焊接工人、装配工人、挖土工人——頓時成了知名人物，全国到处都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惊讶談論着他們的成績。

在整个漫长的战争年代，里加已經很久沒有这样的事了。现在新的生活蓬勃地展开了，突然地、沒有任何准备地、完全自然地展开了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。

十月底的一天，所有的沟道都已挖好，破坏的水管調換了新管，巴特捷尔自来水厂的强有力的抽水机开始工作了。水急速地流进水管，冲洗掉管內的泥沙，檢驗着所做的工作的质量，找

寻着做得不好的地方。有的地方发现了裂缝，有的地方需要把水管重新挖掘出来，重新修理、焊接和检验。最后水塔里装满了清水。现在轮到每所住房来检查龙头。楼下有水了，于是一个喜讯传遍全城：有水啦！

楼上的住户拥到下面来，倾听着水流的轻微的淙淙声，水好象血液沿着苏醒的人体的血管，向各处流着。水已经到达二楼，它愈升愈高，从四层楼的龙头里流出来。

人们战胜了时间，战胜了凶恶的自然力。

这一天晚上，耶卡勃·帕武兰第一次吃过晚饭后不回厂。他躺到旧的白铁浴缸里，长久地浸在自己的水里洗澡。然后穿上洁净的衬衣，刮去两星期来长得长长的胡子，躺在清洁的被窝里睡觉。

早晨瑪拉到剧院里去的时候，让窗帘仍旧挂着，并不去唤醒父亲。

2

共青团区委重又回到原来的地方。但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艾姬·鲁宾尼斯和共青团员们离开以后，这幢又干净又舒适的房屋变得怎样呢？淪陷时期它被希特勒匪帮的一个机构占据了，整幢房屋都被他们糟蹋得不象样子：房间的地板上大概劈过柴，弄得污秽不堪的糊壁纸已被撕去，留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纸片；大部分家具——写字台、书橱和长沙发——都被搬走了。墙壁上到处挂着希特勒象，贴着卐字和标语，看了非常刺眼。法西斯的宣传小册子乱扔乱放，到处都是。还没有被破坏的书架上乱堆着一些黄色刊物。

整整一天，艾姬和工作組的同志們清除着房間里的垃圾，擦地板，抹窗子和揩拭家具。桌子上還留着几架電話机，但是沒有聲音；几星期以后区委才能使用電話，因为临时的電話局只有极少的几条綫路，仅够供給共和国和首都的主要机构使用。天花板下面挂着不发光的、沒有生命力的电灯——这时候每一度电都是由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分配的。大多数机构，包括共青团区委在内，晚上都只能在煤油灯、蜡烛或自制的火油灯下工作。在不生火的房間里是很冷的，弥漫着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昏暗，向回到家里的人們指出：修复一切破坏的东西，需要他們从头做起。他們明白这一点，因此一分一秒都不放松。

最初艾姬不得不在几乎沒有助手的情况下工作。还没有找到第二書記；組織部里只有唯一的一个指导員在工作，工作組的第三个成員是一位秘书兼打字員，然而沒有打字机。一切实际的組織工作、干部問題、生活方面的事务和公事往来，都落在艾姬的肩上。生活使她从第一天起就以充沛的力量进行活动。在工厂里，在正在修复的发电站上，在水管工作中，到处需要成立共青团小組，而且不仅是成立，还要领导它們。还得考虑企业和学校的共青团組織，考虑青年讀物，同时也不应忘記木柴、墨水和紙張的問題。从早晨到深夜，人們一批接一批地来到区委；几乎每一个人都得艾姬亲自接见。每一天她几乎都得徒步走遍全区：各工厂的共青团組織刚开始新的生活，它們的行动还不够大胆干练，需要她給予帮助。到处都需要她的指导和支持。啊，要是现在魯塔·查利特在这里帮忙，該多么好啊！

“当初不應該放她和奥亚尔一起到图库姆去，”有一次共青团市委書記到区委来，艾姬对他这样說。“现在結果怎样？既沒有魯塔，又沒有奥亚尔。誰知道他們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外面謠

传说，在图庫姆有几个工作组的同志被绞死了。”

“暂时先别悲伤，”团市委书记回答。“他们两人都在游击队经过很好的锻炼。无论怎样，奥亚尔是很有办法的。”

“我倒并不是悲伤，不过要是鲁塔在这里终究要好一些……”

“另外找一个组织部长吧，哪怕是临时的。”

“有实际组织工作经验的人，早都被挑选光了。组织部可不能委托给一个没有经验的人。”

“应当加以教导，培养，这样，没有经验的人也就变成有经验的人了。”

晚上，艾娅拖着疲惫的身子，耽着心事，很迟才回家。家里等待着她的，又是寒冷和黑暗。甚至没有柴火煮茶。她干吃了一些东西，就躺下睡觉，把手头所有的东西——毯子、大衣、羊皮短袄全部盖在身上。她在蒙眬入睡的时候，思想上仿佛还在向着看不见的敌人低声说：“你们对我们毫无办法。我们不会冻死的……一切都能忍受过去。”

一到早晨，她又高兴起来：“怎样，难道我说得不对吗？无论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屈服，我们是不怕寒冷的。再等几个星期，那时候你们会看到，你们自己将怎样……”

的确，几个星期以后自来水管里重新流出水来。接着电灯也亮了，最初灯光是带红色的，非常微弱，在这样的灯光下很难工作，但是逐渐地它愈来愈亮了。管院子的有时生了暖气锅炉，于是一股惬意的温暖仿佛生命的气息一般，传到每一个房间里。有几个剧院、电影院和学校已经开始工作。复甦的生命，一天天地占据了一个障地又是一个障地，虽然很慢，然而它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。

艾姬所住的屋子里还震蕩着回声，因为里面是空的。主人們其他的事情已經够忙的了，哪里还能考虑到舒适！

星期六傍晚尤里斯回来了。他向艾姬問了好，抱住她的肩膀，压低声音說：

“我們的兵团又要上前綫去了。有几个部队已經上路了。我的团在星期一早晨出发。这样做正确嗎？”

艾姬怎能不同意丈夫呢！当然是正确的……他又将在夜里潛入敌方，去捕捉活口，以及研究德軍的炮位。

他們一起度过的几个星期，象燕子一般迅速地飞过去了；他們两人都不能相信，在西风中还有炮声隱隱传到里加来的时候，他們竟还能见面，并且过着几乎同样的生活。这样做当然是正确的，因为战争尚未結束。

“你們全部都去嗎？彼得、奧斯特拉、茹布尔都去嗎？”

“我們全部都去，艾尤克。我們休息够了，亲戚和朋友也探望过了。可不能忘了工作啊。”尤里斯接着讲述他白天去訪問了自己的那个区。

“那里现在由瓦納格在当主席，阿尔維德·瓦納格。你沒有听說過嗎？当然罗，区里不能等待尤里斯·魯宾尼斯回来。我和他见过面了。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当聰明的人，不过还不够活跃，不够果斷。我和他差不多走遍了半个区。啤酒厂已經开工了，星期一起将有一条电車路綫开始通車。干部不怎么好。破坏的东西触目皆是。我和瓦納格稍稍爭論了一下——他們对街道的清除工作搞得太慢。不是可以組織星期六义务劳动嗎？把区里所有的居民都动員起来。目前单靠几个清洁工，要搞到头发花白才能搞好呢。他答应在下星期組織。部队里将派几辆卡車去帮忙。”